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八五回 辛修甫良宵逢舊識 湯娟娘薄命墮風塵

且說辛修甫眼睜睜的看著那對面三包裡面的麗人，心上狠覺得有些詫異，暗想：「我這個人是向來不用膀子工夫的，怎麼他竟會看中了我？」心上想著，只見那麗人叫過一個□八九歲大姐來，附耳說了幾句不知是什麼話兒，又指指點點的對著辛修甫指了一會。一會兒的工夫，早見那大姐從人叢裡面擠上樓來，帶著銀水煙筒直走到辛修甫背後，笑迷迷的對著修甫說道：「格位阿是辛老？倪先生說，請耐到倪搭去。」辛修甫倒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怎麼認得我姓辛？你們先生是什麼人？」那大姐笑道：「倪先生叫蘇青青，來浪三馬路美仁裡，說搭辛老一逕認得格。等歇點定規要請過去格嘍！」辛修甫聽了，想了一回，始終想不出這個蘇青青是什麼人，把眼光攏了一攏，再往對面看時，覺得這個人雖然有些面熟，一時間那裡想得出來？

問那大姐時，那大姐也說不明白，只說是新來的，弄不清楚。辛修甫也只得點一點頭，預備著等會兒到美仁裡再去細細的問他。那大姐裝了幾筒水煙，便也去了。

辛修甫看著那大姐挨擠擠的回到對樓，和蘇青青說了幾句，蘇青青抬起頭來，遠遠的對辛修甫一笑。辛修甫見了，便也對著他微微一笑。這個時候，場上正在做著七盞燈的《烈女傳》。這七盞燈本來是個有名角色，唱做俱佳，聲容並茂。台下的許多看客，都目不轉睛的看著台上的七盞燈。只有蘇青青的兩隻眼睛，只顧目不轉睛的看著辛修甫，一顧一盼，便有許多送意推情的誠慄流露出來。辛修甫雖然是個老於上海的人，不是什麼色中餓鬼；但是世上的男子，斷沒有見了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裡和自己弔膀子，倒反要拒絕不納的道理。況且辛修甫自從龍蟾珠嫁人以後，懷著一腔的情愫，含著滿腹的牢騷，一時又找不出個替代龍蟾珠的人。如今見了蘇青青，一見傾心，三生慧果。目成眉語，托誠慄於微波；撥雲撩雨，隔星娥於銀浦。芳悵叩叩，密意沉沉，未諧風卜之歡，先有鴛盟之訂。這一段情事，卻是辛修甫意想不到的，自然覺得心上□分高興。兩下裡遙遙的對著，眉來眼去，賣弄風情，連台上做的什麼戲也都糊裡塗塗的不知道，只覺得你的心上只有一個我，我的心上只有一個你。一片的愛河浩瀚，無邊的情海汪洋，都在這兩個人的眼中滾來滾去，把個身體都深深的埋在裡面，再也跳不出來。

辛修甫只顧呆呆的望著蘇青青，陳海秋和他說話都不聽見。陳海秋見辛修甫這般模樣，便把他拉了一把道：「你弔膀子只管弔膀子，為什麼要弔得失魂落魄的這般模樣？」辛修甫被他拉了一把，猛然吃了一驚。回過頭來，慌慌張張的問道：「什麼，什麼？你有什麼話說？」陳海秋不覺狂笑道：「你這個人向來常常的說見色不迷的，怎麼今天見了一個蘇青青，就把你迷到這般模樣？」辛修甫聽了，不由的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待要分辯，卻又分辯不出什麼，只得也對著陳海秋哈哈一笑。

陳海秋還待再說，辛修甫忽見對面蘇青青立起身來，對著他做了一個手勢，回過身來便走了。辛修甫見了，知道他要走，便也拉著陳海秋一同走下來，直到戲園門口。等了一刻的工夫，方才見蘇青青扶著方才的那個大姐姍姍的走來。見了辛修甫，便自櫻唇半啟，笑靨微開，喜孜孜的叫了一聲：「辛老。」辛修甫正待問時，蘇青青對他搖手道：「故歇慢慢交，有啥閒話，到倪搭去慢慢裡說未哉。」辛修甫點一點頭。

早見兩個車夫拉過一輛簇新的橡皮包車來，車前點有兩盞藥水燈，精光奪目。

蘇青青便對著辛修甫嫣然笑道：「辛老，耐坐仔倪格車子先去阿好？」辛修甫搖頭道：「我們都有包車，你只顧先走，我們慢慢的來就是了。」說著，辛修甫和陳海秋兩個人的車夫，也拉著車子過來。蘇青青不肯先去，定要看著辛修甫和陳海秋坐上了車子，自己方才也坐著包車跟在後面。三輛包車飛一般的竟奔美仁裡來。

那消一刻工夫，早已到美仁裡，彎進弄去，到蘇青青門口停下。蘇青青同著辛修甫和陳海秋兩個人走上樓來，到房間裡頭坐下。蘇青青先問了陳海秋的名字，方才笑容可掬的對著辛修甫說道：「辛老，耐想想看，到底阿認得倪？」辛修甫想了好一回，還是一個想不出，只得對著蘇青青搖頭道：「看著你的樣兒覺得好生面熟，一時委實想不出來。」蘇青青微微的笑道：「辛老，耐阿記得，格辰光有個阿娟，住來浪唔篤隔壁？阿是貴人多忘事，忘記脫格哉？」辛修甫聽了，不由得心中一動道：「原來你就是阿娟！怎麼忽然會落到堂子裡頭來？你的父親和哥哥到那裡去了？」

蘇青青歎一口氣道：「說起倪格閒話來，格末真正叫坍台。」說著，便把他父親病故，他哥哥嫖賭吃煙，不務正業，把他賣人煙花的事情，細細和辛修甫說了一遍，不覺溶溶欲涕。辛修甫聽了，更覺得替他難過，嗟歎不已。眼看著這樣的一個舊家的女兒陷入煙花圈套，心中老大的不忍，便存著個要把他提出火坑的念頭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阿娟是個什麼人？他的父親、哥哥又是個什麼人？原來辛修甫年幼的時候，是住在上海城內新北門裡面的。那個時候，辛修甫的隔壁住下一家人家，姓湯，官名一個澄字，卻是個江蘇候補巡檢，分道差遣的當了幾年的保甲局委員。不知怎樣的被他上下其手，倒狠弄了幾個錢。這位湯巡檢的太太已經死了多年，止有一子一女。女兒的小名就叫阿娟。到了□多歲，卻出落得一表人才，□分俊俏，湯巡檢甚是溺愛這個女兒。止有這個兒子，天生的性格甚是懶賴，打街罵巷，無事生風，沒有一個人不恨他。這個阿娟，卻和他哥哥大不相同，天生的口角靈變，最會哄人，就是那左鄰右舍的人家，見了阿娟，也沒有一個不歡喜的。辛修甫那個時候，正是□八九歲，阿娟卻止有□歲，時常到辛修甫家裡去頑耐。辛修甫見了這樣粉裝玉琢的女孩子，雖然和他沒有什麼情愫，心上卻狠賞識他。後來不多兩年，辛修甫家搬到城外來住，便從此和他家音信不通。

不想這位湯巡檢患病不起，一命嗚呼。他那位兒子，平日之間見他父親捏住了家財，一個大錢都不肯給他，早已恨得咬牙切齒。如今見父親死了，心上□分歡喜，眼淚都沒有一滴，只一天到晚到賭場裡頭去賭錢。這個「賭」字沒有底止的，一晚的工夫輸了幾千幾萬都不算什麼。湯巡檢雖有幾個刮地皮錢，究竟是個小官，就有錢也有限得狠。不消兩個月，早把這一分薄薄家私，輸得一個乾乾淨淨，寸草不留。

漸漸的典賣衣飾、典賣器具起來。衣飾和器具都典賣盡了，便想到妹子身上來，把他典了六百塊錢，典在堂子裡頭。可憐這個阿娟還止得□四歲，曉得什麼事情？聽得哥哥把他典在堂子裡頭，一時也無可如何，只得依著老鴿，做起生意來。生生的把一個宦家小姐，落在把勢裡頭去了。

蘇青青做了幾年生意，倒是枇杷花下，車馬如雲，生意□分熱鬧。過了幾年，便自己贖了身出來，一連做了三年生意，雖然不差，無奈蘇青青的費用開銷二□四分的大，狠有些兒支持不來。勉強強強的移東補西，過了兩節，實實的過不去。

今天剛剛在丹桂看戲，遇著了辛修甫，覺得□分面熟。低著頭想了一想，記得好象辛家大少爺的模樣。他素來知道辛修甫家狠有幾個錢，雖然算不得上海地方的首富，卻也是個數一數二的有名富家。不管是他不是他，姑且叫大姐過去撞個木鐘再說。

那知這個木鐘用不著兩撞三撞，只消一撞便撞著了。當下辛修甫聽了蘇青青的一番說話，心上倒著實的有些替他傷感。看著那蘇青青宛轉嬌啼，水綃淚漬，更覺得楚楚可憐，免不得要溫溫存存的安慰一番。

陳海秋坐在旁邊，呆呆的聽了一回，覺得時候不早，便取出表來一看，已經四點多些，便立起來對著辛修甫笑道：「你們慢慢的談心罷，我卻不能奉陪，要先回去了。」辛修甫聽了，還沒有開口，早見蘇青青搶步過來，在辛修甫耳邊說了幾句。

辛修甫點了一點頭，蘇青青便走過來，對著陳海秋說道：「陳老慢慢交，坐歇末哉，勿要去，辛老要請耐吃酒呀！耐吃過仔酒，就來浪倪搭借仔格乾鋪末哉。」陳海秋聽了，先向辛修甫看了一眼，又向蘇青青看了一眼，便笑嘻嘻的對著蘇青青打個手勢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只把個蘇青青羞得別轉頭去，一言不發。

一會兒，娘姨們調開桌椅，排上一個雙台。陳海秋道：「一個雙台，只有我們兩個人吃，未免太寂寞了些。」辛修甫道：「這個時候到那裡去請客？只好把青青這裡的娘姨、大姐，一古腦兒都叫來坐在席上，胡亂吃上一頓也就算了。」陳海秋忽然長歎一聲

道：「如今我們這班朋友，也都一個個風流雲散，只有我們兩個人還在上海。」修甫聽了，也不由得歎了一口氣。正是：後夜之相思何處，月殿雲廊；當年之豐度依然，飄煙抱雨。要知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行交代。